

古筝三题

上海市崇明中学 高三 尹雪蕾

这是文学独有的魅力。想象之翅从幽暗的谷底飞升之后，左翼凭着情感的力量，右翼凭着智性的发现——譬如比喻兼通感的奇崛：筝声带着禅境“在悲伤中的怜悯，如青于蓝中，如冰在水中”，譬如对偶还挟着哲思的美：“古筝，我不堪忍受它存在的真实，但无法拒绝它存在的真实”；譬如要隔着时间、空间，隔着梦倾听的唯美……

它究竟能飞多久，飞多远——想象之翅复活的愉悦，是当它飞行时带给被心灵漠然或忘却的东西。

听筝

古筝是一个梦，是一个飘渺的影像。

住在六楼，那夜，毫无缘由地突然筝声四起，远远飘来。音乐很柔，却一下子刺穿了我，让我放下手中的笔。这才发现，真的筝与录音棚制作出的竟如此不同。

我找不到这筝声确切的缘起，弄筝者何人？但我认定是个女子（我始终坚信古筝大多属于女性），而且我断定这是个心灵受过情感重创的女性，因为那的确是一种柔中带悲的声音。花的伤痛从蕊开始，筝的悲痛从心开始——宋词的气质。从李清照、秦观、周邦彦的词中就能辨认出这样的气质。

那些夜晚，我一直被这筝声带入旷绝千古的禅境，在悲伤中怜悯，如青于蓝中，如冰在水中。失去古筝，是严冬的时候，它的来与去，都如一个幻影，弹筝者是人是鬼是仙，成了悬疑。

夜真的凉下来，心真的空出来。

品筝

古筝，我轻轻地读它，它的名字天生就是淡雅的，一点都不张扬。但它又是深忆的，不可捉摸的。我甚至觉得应在焚香沐浴之后，身披一袭白纱，用心而不是用手来感觉它。

我所见过的古筝大多是木质的，在我看来古筝原本也只能是木质的，泛着一层幽冷的光，但不炫目。它总让我想起“禅房花木深”的那种“深”和墨在宣纸上化开来的那种“晕”。

我从未摸过古筝。心里总有点怵，觉得那是摸在一个相约了千年，却又从未见过面的、熟稔而又陌生的人身上。

古筝的声音总是柔柔的，即使偶尔疾风骤雨般地一阵，也显得有些冒险，即便与箫相伴，也越发显得孤寂与清新。因此，我认为古筝比人更懂得在无声中讲话，在低语中感人。

问筝

我一直有个心愿，就是自己来弹古筝。

可是，我如此笨拙，如何接近筝？我爱看筝，爱听筝，但我不堪忍受正在被弹奏的筝。我无法想象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把手放在筝上的情景。它的琴弦只适合留给餐风饮露的高人逸士。

古筝，我不堪忍受它真实的存在，但我无法拒绝它存在的真实。

我心中的古筝，要隔着岁月编织的篱笆、隔着空山幽谷、隔着梦听，才好。

